

宋

羅大經著

鶴林玉露

中

進步書局校印

蘇子

PDG

鶴林玉露卷六

宋 廬陵羅大經著

杜陵花卿歌末云人道花卿絕世無既稱絕世無天子何不喚取守京都此詩全篇形容其勇銳有餘而忠義不足故雖可以守京都而天子終不敢信用之語意涵蓄不迫切使人咀嚼而自得之可以亞國風矣或曰末句乃恨天子不用之詞非也范二員外吳十侍御訪杜少陵於草堂少陵偶出不及見謝以詩云曾往北隣去空聞二妙歸幽棲誠濶略衰白已光輝野外貧家遠村中好客稀論文或不愧重肯欵柴扉陳后山在京師張丈潛晁無咎為官職聯騎過之后山偶出蕭寺二君題壁而去后山亦謝以詩云白杜雙林去高軒二妙來排門衝鳥雀揮壁帶塵埃不憚升堂費深愁載酒回功名付公等歸路在蓬萊杜陳一時之事相類二詩醞藉風流未易優劣

姚鑰為吉州判官以平寇論功不數年擢守章貢為人豪雋喜作詩自號雪蓬嘗令畫工肖其像騎牛於澗谷之間索郡人趙東野題詩東野題云騎牛無笠又無蓑斷隴橫岡到處過暖日暄風不常有前村雨暗却如何蓋規切之也若無何忤帥臣以

貧勑之時。端乎更化之初。施行特重。貶衡陽。人皆服東野之先見。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死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揚子雲作法言。蜀之富人。載錢五十萬。求書名其間。子雲不可。李仲元鄭子真不持錢。子雲書之。至今與日月爭光。余觀韓退之送窮文。歷述窮鬼之害。至末乃云。吾立子名。百世不磨。是到底却得窮鬼力。夷齊李鄭亦所謂得窮鬼力者也。

俗語云。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指心而言也。三字雖不見於經傳。却亦甚雅。余嘗作方寸地說。其辭云。或問方寸地何地也。亦有治地之法否乎。余曰。偉哉問。世之人固有無立錫地者。亦有跨都兼邑者。有無貧富相絕也。惟此方寸地。人人有之。歛之其細無倫。充之包八荒。備萬物。無界限。無方體。甚矣其地之靈也。然此地人人有而治地之力。不人人能施。治地之法。不人人能知。故蕪穢不治者。有此地而不能治。治而不知其法者。雖治此地。亦猶不治。是故孔子孟軻治地之農師圃師也。六經語孟治地之齊民要術也。良知良能。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嘉種之誕降者也。博文約禮。仰觀俯察。求輔仁切思之功。資直諒多聞之益。培糞灌漑法也。時時習。日日新。暗室屋漏守之密。視聽言動察之精。封植長養法也。念必慤。欲必窒。情必警。輕必矯。

無稽之言必不聽。便佞之友必不親。芟蕪耘鋤法也。優游而厭飲之。固守而靜俟之。不躁等。不陵節。不求聞。不計獲。乃宋人之不振苗。郭橐駝之善種樹也。誠如是。則信善而大化。篤實而輝光。通神明。贊化育。乃實穎實粟之時。泰天溜雨之日也。治地至此。斯可言善治地矣。道家有寸田尺宅之說。養生引年者取之。里諺有留方寸地與子孫耕之說。種德食報者取之。其言未為無理。要皆墮於一偏。若從孔孟治地之法。則仁者必壽。善者必福。清明之志氣如神。厚德之流光浸遠。道家里諺之說在其中矣。雖然。是地也。嘉種固所素有。惡種亦易以生。嘉種每難於封殖。惡種常至於蔓延。其或認械棘為美。櫟認梯稗為良苗。則天之沃沃。惡種日見其猥大。而嘉種微矣。嗚呼噫嘻。可懼也哉。然則如之何。曰。在早辨。

孫仲益山居上梁文云。老蟾駕月。上千崖紫翠之間。一鳥呼風。嘯萬木丹青之表。又云。衣百結之衲。捫虱自如。挂九節之筇。送鴻而去。奇語也。

古詩云。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余謂人患道心不存耳。道心果存。豈看除目所能損哉。彼慕臙黷餌之念。洗滌未淨。往往身寄山林。而心存朝市。跡履泉石。而意繫軒冕。視山林泉石。反若籠檻桎梏。宜其看除目而心為之損也。特所損者人心耳。豈道



心哉。伊川曰。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曲肱飲水。樂在其中矣。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朱文公云。良其背是止於止。行其庭是止於動。不獲其身。是無與於已。不見其人。是亦不見人。無人無已。但見是此道理。各止其所也。止而至於如此。其誰能動之。昔有僧居深山中。小鬼百計害之。或誘以淫聲美色。或眩以珍羞玩好。或懼以奇形異物。或瞞以刀鋸炮烙。僧皆不為之動。久之乃寂然無有。或問其故。僧曰。山鬼之伎倆。有盡。老僧之不聞不見無盡。此即所謂不獲其身。不見其人者也。心安如是。又豈除目所能損也。

全州士人滕處厚。貽書魏鶴山云。漢人謂士脩於家。而壞於天子之庭。夫能壞於天子之庭者。必其未嘗脩之於家者也。可謂至論。然余觀柳子厚河間傳。非不脩於家也。及竊視持已者。甚美。左右為不善者。已更得適意。鼻息咈然。則雖欲不壞於天子之庭。得乎。要之不壞於天子之庭。乃特立獨行者也。若夫中人。雖脩於家。其不壞於天子之庭者。鮮矣。

馬燧討李懷光。夜宿一村。問田父此何村也。曰名埋懷村。燧大喜曰。吾誅懷老必矣。澶淵之役。亦以宋捷為吉兆。岳飛討楊么。時么據洞庭。出沒不可測。偶護一諜者。問

其巢穴。對曰：險阻安可入？惟飛乃能入耳。飛大笑曰：天遣汝為此言，吾必破其巢穴。三軍大喜。遂平之。蓋用兵行師，但得吉兆，亦足以壯三軍之氣。重耳出奔，乞食于野人，野人與之塊，此本相戲，而子犯乃曰：天賜也。却說從吉兆上去，蓋以堅從亡者之心。如狐鳴、魚書之類，至詐為吉兆以動眾。若老嫗赤帝之稱，芒陽雲氣之瑞，照灼如此，安得使豪傑之不景從乎？

尤梁溪延之博洽工文，與楊誠齋為金石交。淳熙中，誠齋為秘書監，延之為太常卿，又同為青宮寮察，無日不相從。二公皆善謔，延之嘗曰：有一經句請秘書監對。曰：楊氏為我誠齋應曰：尤物移人，眾皆歎其敏確。誠齋戲呼延之為蝓蚘，延之戲呼誠齋為羊。一日食羊白腸，延之曰：秘監錦心繡腸，亦為人所食乎？誠齋笑吟曰：有腸可食，何須恨？猶勝無腸可食人。蓋蝓蚘無腸也。一坐大笑。厥後閒居，書問往來，延之則曰：羔兒無恙？誠齋則曰：彭越安在？誠齋寄詩云：文戈却日玉無價，寶氣蟠胸金欲流。亦以蝓蚘戲之也。延之先卒，誠齋祭文云：齊歌楚些，萬象為挫；環偉詭譎，我倡公和。放浪諧謔，尚友方朔，巧發捷出，公嘲我酢。

宋寧宗既受禪，韓平原所望，不過節鉞知閤劉弼，嘗從容告趙忠定曰：此事倪胄不

能無功亦須分些官職與他忠定不答。由是漸有邪謀。近逐眾君子。余友趙從道有詩云。慶元宰相事紛紛。說着令人暗斷魂。好聽當時劉病語。分些官職乞平原。余亦作一篇云。齋壇一鉞底須慳。生見諸賢散似煙。不使慶元為慶曆。也由人事也由天。楊誠齋云。今之禮部韻。乃是限制士子程文。不許出韻。因難以見其工耳。至於吟詠情性。當以國風離騷為法。入美禮部韻之拘哉。魏鶴山亦云。除科舉之外。閒常之詩不必一一以韻為較。況今所較者。特禮部韻耳。此只是魏晉以來之韻。隋唐以來之法。若據古音。則今麻馬等韻元無之。歌字韻與之字韻通。豪字韻與蕭字韻通。言之及此方是經雅。

司馬溫公。王荊公。曾南豐。最推尊揚雄。以為不在孟軻下。至朱文公作通鑑綱目。乃始正其附王莽之罪。書莽大夫揚雄死。莽之行如狗彘。三尺童子知惡之。雄肯附之乎。劇秦美新。不過言孫以免禍耳。然既受其爵祿。則是甘為之臣僕矣。獨得辭莽大夫之名乎。文公此筆。與春秋爭光。麟當再出也。劉潛夫詩云。執戟浮沉計未疎。無端著論美新都。區區所得能多少。枉被人書莽大夫。余謂名義所在。豈當計所得之多少。若以所得之少。枉被惡名為恨。則三公之位。萬鍾之祿。所得偏多。可以甘受惡名而

為之乎。此詩頗礙義理。余不可以不辨。

李太白當王室多難。海宇橫潰之日。作為歌詩。不過豪俠使氣。狂醉於花月之間耳。杜稷蒼生。曾不繫其心膺。其視杜少陵之憂國憂民。豈可同年語哉。唐人每以李杜並稱。韓退之識見高邁。亦惟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無所優劣也。至宋朝諸公。始知推尊少陵。東坡云。古今詩人多矣。而惟稱杜子美為首。豈非以其飢寒流落。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又曰。北征詩識君臣大體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可貴也。朱文公云。李白見永王璘反。便從史之。詩人沒頭腦。至於如此。杜子美以稷契自許。未知做得與否。然子美却高。其救房琯亦正。

漢翟公為廷尉。既罷。門可設雀羅。乃書門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唐李適之罷相。作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為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蓋炎而附。寒而棄。從古然矣。灌夫不負寶嬰於攢棄之時。任安不負衛青於衰落之日。徐晦越鄉而別臨賀。后山出境而見東坡。宜其足以簪千載之齒頰也。劉元城之事司馬公。當其在朝。書問削迹。及其閒居。亟問無虛月。此又高矣。至於巢谷。年逾七十。徒步萬里。訪二蘇於瘴海之上。死而不悔。節士也。



陳了翁日與家人會食。男女各為一席。食已必舉一話頭。令家人答。一日問曰。並坐不橫肱。何也。其孫女方七歲。答曰。恐妨同坐者。

世傳聽讒詩云。讒言謹莫聽。聽之禍殃結。君聽臣當誅。父聽子當決。夫妻聽之離。兄弟聽之別。朋友聽之疎。骨肉聽之絕。堂堂八尺軀。莫聽三寸舌。古上有龍泉。殺人不見血。不知何人作。詞意明切。類白樂天。

唐明皇令韓幹觀御府所藏畫馬。幹曰。不必觀也。陛下廐馬萬疋。皆臣之師。李伯時工畫馬。曹輔為太僕卿。太僕廐舍。國馬皆在焉。伯時每過之。必終日縱觀。至不暇與客語。大槩畫馬者。必先有全馬在胸中。若能積精儲神。賞其神俊。久久則胸中有全馬矣。信意落筆。自超妙。所謂用意不分。乃凝於神者也。山谷詩云。李侯畫骨亦畫肉。筆下馬生如破竹。生字下得最妙。蓋胸中有全馬。故由筆端而生。初非想像模畫也。東坡文與可竹記云。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跗。以至於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節節而為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坡公善於畫竹者也。故其論精確如此。曾雲巢無疑工畫草蟲。年邁愈精。余

嘗問其有所傳乎。無疑笑曰：是豈有法可傳哉？某自少時取草蟲籠而觀之，窮晝夜不厭，又恐其神之不完也，復就草地之間觀之。於是始得其天。方其落筆之際，不知我之為草蟲耶？草蟲之為我也？此與造化生物之機緘，蓋無以異。豈有可傳之法哉？古人建都邑，立室家，未有不擇地者。如書所云：「達觀于新邑營。」謂澤潤之東西，詩所謂升虛望楚，降觀于桑，度其隰原，觀其流泉，蓋自三代時已然矣。余行天下，凡通都會府，山水固皆翕聚。至於百家之邑，十室之市，亦必倚山帶溪，氣象回合。若風氣虧疏，山水飛走，則必無人煙起聚。此誠不可不信，不可不擇也。乃若葬者藏也，藏者欲人之不得見也。古人之所謂卜其宅兆者，乃孝子慈孫之心，謹重親之遺體，使其他日不為城邑道路溝渠耳。借曰精擇，亦不過欲其山水回合，草木茂盛，使親之遺體得安耳。豈藉此以求子孫之富貴乎？郭璞謂本骸乘氣，遺體受蔭，此說殊未通。夫銅山西崩，靈鍾東應，木花於山，栗牙於室，此乃活氣相感也。今枯骨朽腐，不知痛痒，積日累月，化為朽壤，蕩蕩游塵矣。豈能與生者相感，以致禍福乎？此決無之理也。世之人惑璞之說，有貪求吉地，未能愜意，至十數年不葬其親者，有既葬以為不吉，一掘未已，至掘三掘四者，有因買地致訟，棺未入土，而家已蕭條者，有兄弟數人，惑於各

房風水之說。至於骨肉化為仇讎者。凡此數禍。皆璞之書為之也。且人之生也。貧富貴賤。天壽賢愚。稟性賦分。各自有定。謂之天命。不可改也。豈冢中枯骨所能轉移乎。若如璞之說。上帝之命。反制於一抔之土矣。楊誠齋素不信風水之說。嘗言郭璞精於風水。宜妙選吉地。以福其身。以利其子孫。然璞身不免於刑戮。而子孫卒以衰微。則是其說已不驗於其身矣。而後世方且誦其遺書而尊信之。不亦惑乎。今之術者。言墳墓若有席帽山。子孫必為侍從官。蓋以侍從重戴故也。然唐時席帽。乃舉子所戴。故有席帽何時得離身之句。至宋朝都大梁。地勢平曠。每風起則塵沙撲面。故侍從跨馬。許重戴以障塵。夫自有宇宙。則有此山。何賤於唐而貴於今耶。近時京丞相仲遠。豫章人也。崛起寒微。祖父皆火化。無墳墓。每寒食。則野祭而已。是豈因風水而貴哉。

南軒以內機入奏。引至東華門。孝宗因論人才。問王十朋如何。對曰。天下莫不以為正人。上曰。當時出去。有少說話。待與卿說。十朋向來與史浩書。稱古則伊周。今則閣下。是何說話。對曰。十朋豈非謂浩當伊周之任而責之乎。上曰。更有一二事。見其有未純處。對曰。十朋天下公論歸之。更望陛下照察主張。臣父以為陛下左右。豈可無

剛明腹心之臣。庶幾不至孤立。上曰。剛患不中。奈何。對曰。人貴夫剛。剛貴夫中。剛或不中。猶勝於柔懦。上默然。蓋史直翁與張魏公議論不同。梅溪則是張而非史者也。故上因直翁之說而有是言。上又嘗曰。難得仗節死義之臣。南軒對曰。陛下欲得仗節死義之臣。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亦指梅溪而言也。

子曰。道不遠人。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有尼悟道詩云。盡日尋春不見春。芒屨踏遍隴頭雲。歸來笑撚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亦脫灑可喜。

魏鶴山天寶遺事詩云。紅錦綳盛河北賊。紫金盞酌壽王妃。弄成晚歲郎當曲。正是三郎快活時。俗所謂快活三郎者。即明皇也。小說載明皇自蜀還京。以駝馬載珍玩自隨。明皇聞駝馬所帶鈴聲。謂黃幡綽曰。鈴聲頗似人言語。幡綽對曰。似言三郎郎當。三郎郎當。明皇愧且笑。

逆亮窺江。劉錡已病。亦同扞禦。未幾亮薨。錡亦殛。特贈太尉。周益公行詞云。岑彭殞而公孫亡。諸葛死而仲達走。雖成功有命。皆莫究於生前。而遺烈在人。可徐觀於身後。讀者服其的切。益公常舉似謂楊伯子曰。起頭兩句。須要下四字議論承貼。四六特拘對耳。其立意措詞。貴渾融有味。與散文同。



宋紹興中。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張魏公為都督。奏罷之。命參謀呂祉往廬州節制。光世頗得軍心。祉儒者。不知變。繩束頗嚴。諸軍忿怨。統制鄺瓊率眾縛祉。渡淮歸劉豫。魏公方宴僚佐。報忽至。滿座失色。公色不變。徐曰。此有說。第恐虜覺耳。因樂飲至夜分。乃為蠟書遣死士持遺瓊。言事可成。成之不可。速全軍以歸。虜得書疑瓊。分隸其眾。困苦之。邊賴以安。南軒言符離之役。諸軍皆潰。唯存帳下千人。某終夕彷徨。而先公方熟寢。鼻息如雷。

游誠之南軒高弟。常言易有太極。而周子加以無極。何也。試即吾心驗之。方其寂然無思。萬善未發。是無極也。雖云未發。而此心昭然。靈源不昧。是太極也。聞者服其簡明。其詩亦可愛。如春風未肯催桃李。留得疎籬淺淡香。平生意思春風裡。信手題詩不用工。閒處漫游當世事。靜中方識古人心。皆有味。

齊封田嬰於薛。號靖郭君。專齊之權。常欲城薛。客謂曰。君不聞海大魚乎。網不能上。鉤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制焉。今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齊。莫以薛為。苟為失齊。雖隆薛之域。至於天。庸足恃乎。乃不果城。董卓積金帛於鄆塢。曰。事成雄據天下。事不成守此塢足矣。人之智愚相遠乃如此。

上蔡先生云。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何足道。真能言之鸚鵡也。朱文公曰。今時秀才。教他說廉。直是會說廉。教他說義。直是會說義。及到做來。只是不廉不義。此即能言鸚鵡也。夫下以言語為學。上以言語為治。世之所以日降也。而或者見能言之鸚鵡。乃指為鳳凰鸞鷟。惟恐其不在靈囿間。不亦異乎。

黃伯庸代宰相賀雪表云。招來眾秀。無畫卧洛陽之人。激勵三軍。有夜入蔡州之志。詞意壯切。真宰相事也。李公甫表云。漢使嚙繆。未必得匈奴之要領。楚軍挾纊。惟當堅析父之爪牙。語雖巧。頗牽強。

唐李商隱漢宮詩云。青雀西飛竟未回。君王猶在集靈臺。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賜金莖露一杯。譏武帝求仙也。言青雀杳然不回。神仙無可致之理必矣。而君王未悟。猶徘徊臺上。庶幾見之。且胡不以一物驗其真妄乎。金盤盛露。和以玉屑。服之可以長生。此方士之說也。今侍臣相如正苦消渴。何不以一杯賜之。若服之而愈。則方士之說猶可信也。不然。則其妄明矣。二十八字之間。委蛇曲折。含不盡之意。

繪雪者不能繪其清。繪月者不能繪其明。繪花者不能繪其馨。繪泉者不能繪其聲。繪人者不能繪其情。然則言語文字固不足以盡道也。

教器之善察脉。常言心脉要細緊洪。備此三者。大貴大賢也。趙李仁舉似謂余曰。此非論脉。乃是論學。余曰。小心翼翼。細也。務時敏。緊也。有容乃大。洪也。李仁曰。正是如此。

漢高祖謂項羽曰。吾翁即若翁。此語理意甚長。左氏傳。齊敗于鞏。晉人欲以蕭同叔子為質。齊人曰。蕭同叔子者。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孟子曰。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然則非自殺之一問耳。高祖之語。與此暗合。史稱不修文學而性特達。此類是也。項羽迄不殺太公。有感於斯言矣。乃知鷙猛之人。胸中未嘗無天理。特在於有以發之耳。

鶴林玉露卷七

宋 廬陵羅大經著

高廟配享。洪容齋在翰苑。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四人為請。蓋文武各用兩人。出於孝宗聖意也。遂令侍從議時。宇文子英等十一人。以為宜如明詔。而議者多謂呂元直不厭人望。張魏公不應獨遺。楊誠齋時為秘書少監。以書爭之。以欺專私三罪斥容齋。且言魏公有社稷大功。五建復辟之勲。一也。發儲嗣之議。二也。誅范瓊以正朝綱。三也。用吳玠以保全蜀。四也。却劉麟以定江左。五也。於是有旨再令詳議。越數日。上忽諭大臣曰。呂頤浩等配享。正合公論。更不須議。洪邁固是輕率。楊萬里亦未免浮薄。於是二人皆求去。容齋守南徐。誠齋守高安。而魏公迄不得配食。誠齋詩云。出却金宮入梵宮。翠微綠霧染衣濃。三年不識西湖月。一夜初聞南澗鐘。藏室蓬山真昨戲。園翁溪友得今從。若非朝士追相送。何處冥鴻更有蹤。又云。新晴在在野花香。過雨迢迢沙路長。兩度立朝今結局。一生行客老還鄉。猶嫌數騎傳書札。賸喜千峰入肺腸。到得前頭上船處。莫將白髮照滄浪。此去國時詩也。可謂無幾微見於顏面矣。其家嗣東山先生伯子跋其論配享書稿云。覆瓿真得皂囊書。錦水元來勝



石渠。但寶銀鈎并鐵畫。何須玉帶與金魚。蓋苗劉作亂時。矯隆祐詔。貶竄魏公。高宗在昇陽宮方啜羹。左右來告。驚懼。夢覆於手。手為之傷。暨復辟。見魏公泣數行下。舉手示公。痕跡猶存。左次魏和伯子詩云。鑿坡逢監兩封書。道院東西各付渠。乾道聖人無固必。是非付與直哉魚。詞意亦佳。但當塗乃江東道院。容齋守南徐。非當塗也。渡江以來。士大夫始衣紫窄衫。上下如一。紹興九年。詔公卿長吏。毋得以戎服臨民。復用冠帶。論者以為擾。於是士大夫皆服涼衫。乾道中。李獻之上言。會聚之際。顏色可憎。今陛下上承兩宮。宜復紫衫為便。上從之。蓋人情樂簡便久矣。昔孝節先生徐仲積事母至孝。一日疎然自省曰。吾以欄幙謁貴人。而不以見母。是敬母不如敬貴人也。不可。乃日具欄幙揖母。人皆笑之。孝節行之終身。近時靜春先生劉子澄。朱文公高弟也。守衡陽日。以冠裳蒞事。憲使趙民則嘗紫衫來見。子澄不脫冠裳見之。民則請免冠。囊子澄端笏肅容曰。戒石在前。小臣豈敢。民則皇恐退。具冠裳以見。然由是不相樂。夫欄幙揖母。冠裳臨民。常事也。而世俗且難之。至於紫窄袖衫。乃戎服也。出於兵興一時權宜。而相承至今不能改。然則古道何時而可復乎。

李秦伯著常語非孟子。後舉茂才。論題出經正則庶民興。不知出處。曰吾無書不讀。